

从家乡到美国

关鸿 魏平主编 海外学者文丛

赵元任早年回忆

Cong JiaXiang Dao MeiGuo

ZhaoYuanRen

ZaoNian HuiYi

学林出版社



HAIWAIXUEZHEWENCONG

从家乡到美国

赵元任早年回忆

学林出版社



外学者文丛

关鸿 魏平主编

出版缘起

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曾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特别是时光进入 20 世纪,在中西方文化冲撞与交融的大背景下,更是涌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才思横溢、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建树颇丰,从而又大大丰富了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使之独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这批大学者中,有一部分人长期侨居海外,造成大陆读者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治学生涯及本人的学养、处世了解甚少。为此,我社决定推出“海外学者文丛”。诚然,我们并不赞同其中一些学者对中国政治的某些态度及本丛书中的部分学术观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们的学术文化成就的认同。唯其如此,作为了解和研究中国 20 世纪学术文化状况和学者风貌的一种补充,本丛书自有独特的出版价值。鉴于大陆

在当今语法体系等方面与海外的习惯有些不同,因此,在编辑过程中作了少量删节,特此说明。

学林出版社

1997年1月

卷 首 语

中国语言学界一向尊赵元任为“汉语言学之父”。

赵元任为世家子弟。六世祖赵翼，即著《廿二史札记》并以诗句“各领风骚数百年”闻名的赵瓯北。

他十三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十八岁以优异成绩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批留美官费生，在被录取的七十二人中名列第二，胡适名列第五十五。他与胡适同船赴美，同进康乃尔大学，1914年同期毕业。他1919年在哈佛得哲学博士学位。翌年返国，应聘为清华大学心理学及物理学讲师。

罗素来中国讲学，找他去做翻译。这一年，他结识日后成为他妻子的杨步伟女士。杨的曾祖父与曾国藩是同年进士。杨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医学博士，毕业后在北京开私营的森仁医院，为风气之先。

婚后,赵元任重返哈佛进修语言学理论。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教授为导师,赵全家返京。1938年,赵元任赴夏威夷任教,一家又赴美,后转往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他在加州大学一直任教到退休。

1973年4月,赵元任曾偕夫人第一次回大陆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1981年6月,九十高龄的赵元任重访大陆,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证书。

赵元任学的是数理,但精通乐理,名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即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但他一生成就是在语言学上,是罕见的语言学天才。他能说33种方言,精通多国文字,是开辟中国现代语言学、语音学的前驱者。

赵夫人杨步伟早在1947年就出版英文自传《一个女人的自传》,由赵元任英译。但赵元任直到1965年才开始以英文撰写他早年自传三章,只写到他三十岁以前的生活。随后,赵元任又用中文写出第一章,二、三章则由他人翻译。本书的第四部分是他1959年在台北的一次谈话录音整理而成。

赵元任晚年开始整理他从1906年开始不曾中断的日记,打算继续写他的回忆,但未及写出,于1982年2月24日在美国病逝,享年九十一岁。

编者

1997年1月

目 录

目

录

卷首语	1
-----	---

书 前	1
-----	---

关于我的姓和名	2
---------	---

第一部分 早年回忆

一、东一片儿西一段儿	5
------------	---

二、我的家跟我住的家	18
------------	----

三、我小时候儿说的话	31
------------	----

四、上学念书	38
--------	----

五、变乱跟变故	49
---------	----

六、回南边	54
-------	----

七、到了常州	62
--------	----

第二部分 第二个九年

一、引言	69
------	----

二、家乡生活	71
--------	----

三、危机与灾难	75
---------	----

四、在苏州度过一年	79
-----------	----

五、初入学校	83
--------	----

六、南京三年	91
--------	----

七、“第二次”逗留北京	101
-------------------	-----

第三部分 在美十年

一、引言	109
二、在康奈尔的几年	110
三、哈佛研究院	124
四、风城芝加哥	134
五、在柏克莱的一学期	140
六、在康奈尔教物理	146
七、为罗素任翻译及结婚	154

第四部分 闲话常州

与程沧波先生及赵叔诚夫妇用常州话

谈话记录	171
------------	-----

书 前

书
前

当我太太写自传(译者按:即《一个女人的自传》,传记文学丛刊之七——《杂记赵家》第一卷),写到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尚未开始连贯撰写我的早年生活,只有一些散乱而难于辨认的记载和 1906 年后的逐日日记。所以后来她决定以《一个去国回国的人》(见《一个女人的自传》第三十四章——译者按:实为第三十三章)为标题,为我写了一篇传记。不错,她写的是我,可是,她只写了短短的四页,总还有许多事情值得一提,最好由我从头说起。下面便是我的自传。

关于我的姓和名

我家姓赵，我是宋朝(960—1279)始祖赵匡胤的第三十一代孙，名叫元任，“元”字是排行，堂兄弟名字的首字都是“元”，“任”是我自己的本名。中国人的姓，比较说起来不算多，要是二音名字(译者按：指英文名)用一个第一字母简写，结果将极为混淆不清，如Y.Chao，八亿人口中约有七十万人的姓名可以写作Y.Chao，要是Yuen Ren(元任)两字分开，(像外国人的姓名)作为第一名和中间名，混淆的程度便可减少二十六倍，在八亿人中只有两万七千人同名。因此在美国的华人通常将二音名字分开，作为第一名和中间名。我被人们称为“元”，而非“元任”，就是这么来的，惟我太太在第三卷中仍称我为“元任”。

第一部分

早 年 回 忆^①

一、东一片儿西一段儿

人人大概都有这种经验：回想到最早的时候儿的事情，常常儿会想出一个全景出来，好像一幅画儿或是一张照相似的，可是不是个活动电影。比方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四岁住在磁州的时候儿，有个用人抱着我在祖父的衙门的大门口儿，满街摆的都是卖瓷器的摊子，瓷猫、瓷狗、瓷枕头、瓷鼓——现在一闭眼睛——哪怕就不闭眼睛——磁州的那些瓷器好像就在眼前一样。可是这一景的以前是什么事情，后来又怎么样，就一点儿影子都没有了。

又有一幕，大概是我五岁住在祁州的时候儿，我们下半天常常儿有点心吃，他们给我留了一碗汤面在一张条几上。没人看着。赶我一走到那儿，一个猫在那儿不滴儿不滴儿的吃起来了。我就说：“猫雌我的灭！”后来好像他们给我又盛了一碗面，可是我不大记

得了。

还有一景，我每次碰到月亮好的时候儿就会回想到的。是在冀州，也是在我祖父的衙门里。我记得我跟我大姊、二姊、哥哥，我们四个人在左边儿一个跨院儿里赏月。我说“左边儿”，因为从住的地方儿望外走，那个院子是在左边儿。那么平常衙门的房子照规矩既然都是朝南的，左边儿那个跨院儿当然就是东跨院儿了。我还记得院子当间儿有两个大花台，每个花台当间儿有一棵树，是桂花儿是什么记不清了。我记得最真的就是那天晚上很冷，月亮格外的亮，好像人跟东西都不大有影子似的。照这样算起来那一定是冬天的事情了。可是除了我们四个人站得花台的南边儿赏月，什么事情也不记得了。

又有一回，是看吕爷种葫芦——吕爷是我们家里的一个男用人。那时候儿我们大概是住在保定。说起种葫芦来，当然总是好几个月，再不横是一夏天的事了。可是这一篱笆的葫芦，从栽子儿到长大，开花儿，结果，我就只记得两幕。一幕是地下一排小绿芽儿，吕爷在那儿给他洒水。再一幕就是满篱笆挂的都是葫芦了。当间儿开的是什么样子的花儿——照理应该是白花儿吧？可是一点儿也不记得了。所以这回事儿，虽然占了有好些日子，可是我就光记得里头两景，所以还就是两张画儿似的。

后来我大了一点儿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就不全是一张一张的西洋景，就成了活动电影了。比方我五岁住保定的时候儿，有一个叫周妈的老妈子，他是看

我的老妈子。有一天他在院子里在一个大木盆里洗衣裳。衣裳蘸了水，洗的时候儿一揉，不是常常儿会弄成鼓出来的气泡儿吗？我老喜欢看周妈弄。他要是不弄泡儿了，我就叫他弄，我说：“我要敌动达道！”意思是说：“我要一弄大泡儿！”其实我那时候儿已经会说话了，就是要成心装小，所以要装假儿着说不清楚话似的。那回我还记着周妈蹲得衣裳盆子的东边儿或是东南边儿，我站得盆子的北边儿看——因为北边都是平地，街道跟房子都是方方正正的，所以我们总记着东南西北是哪儿。这一幕固然已经是活动电影儿了，里头的事情都有点儿变动了，可是前后是跟什么别的事情接起来，就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还有一幕我记得很真的，是有一回动身搬家的前一晚上，好像是预备从祁州搬到保定。大家整天忙着齐行李，捆箱子，到了夜里睡觉的时候儿，除了铺盖没打以外，什么都归置好了，所以到处屋子里都是空空的，都不像个家里似的了。我虽然一小儿跟着家里差不多每一两年就搬一次家，可是看着家里这么变了样子，总觉着有点儿担心。我还记得我跟我妈睡在一间大屋子的东北角儿的大床上，我睡得外边儿，妈睡得里边儿，一盏油灯点着。平常睡觉谁先睡着谁后睡着压根儿就不觉得。可是那天晚上啊，我一看见妈睡着了，我就大哭起来了。妈被我这么一闹醒了连忙问我说：“什么事？怎么啦？”我说：“妈先睡着了哩！”这个解释现在想想——甭说现在，就是不久以后，也觉得很可笑，可是当时我觉着妈先睡着了就好像全家都走

了,把我一人儿给邈了下来了似的,就觉着孤凄的不得了了似的。

最有意思的一幕回忆是在冀州看月蚀。这回事情是第一回我记得的有年月日的事情。我自然知道我生在天津的紫竹林,我是在光绪十八年九月十四生的(就是西历 1892 年 11 月 3 日)。生的以前他们还预备了针,打算给我扎耳朵眼儿,因为算命的算好了是要生个女孩儿的。赶一下地,旁边儿的人就说:“哎呀,敢情还是个小子呐!”这大概是我生平听见的第一句话。

可是这些自然都是后来人家告诉我的话,哪儿能算我真记得的事情呐?这回在冀州看月蚀啊,那是有真凭实据的日子了。我记得那时候儿我祖父做冀州直隶州的知州。我那时候儿照中国算法是七岁,那么应该是在 1898 左右。那回的全蚀是在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儿。这就有法子考了。按我的朋友黄授书先生的考据,那次月蚀一定是在阳历十二月廿七日格林维基天文时廿三时卅八分,算起来就是在中国廿八日晚七点钟左右,跟我记着的时候儿完全符合了。算日子么,该是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六。照那时候儿的规矩,凡是天狗要吃月亮或是要吃太阳了,大家就得拿着锅呀,桶子啊,乒呤乓啷的打,好把那天狗吓的把月亮要不太阳又吐出来了。当地方官的,像我祖父做知州的,又得穿起袍褂来一次一次的行礼,外头挂着许多旗子幔子咧什么的,像过年似的那么热闹。我不记得他们放鞭炮没有,可是记得他们吹号^②打鼓。我

记得清清楚楚的我从家里住的地方儿走到外头祖父坐堂的地方儿，我从右边儿出来往左看，就是往东南看，看见那月亮好像月牙儿似的，可是又不像平常的月牙儿。赶月牙儿越变越小，后来小到应该没了的时候儿，他并没有没，反倒变成了个红红的一个大圆的，看着都怪害怕的。那时候儿自然也没人给我讲什么折光作用把全地球四周的晚霞都射到月亮上，把整个儿月亮照红了。横是那时候儿就是有人讲给我听，我也听不懂的。可是那阵子我对天上的东西总是喜欢看，也喜欢跟人家问。这一次看月蚀的经验自然更是格外清楚。

刚才说的那些想得起来的事情，不管里头是有变动的还是不动的，每一景一幕都是有一定日子的一次的东西，并且最后讲的看月蚀的那一幕还是查得出日子来的。但是另外有一种小时候儿的回忆，虽然记得的也很真，可是不是一回头儿的事情，是常常儿有的，许多回的，做惯了的事儿。比方我们家里每到过年的时候儿到处都扎了彩，家里还挂了祖宗的影像。对我们小孩儿们顶要紧的自然是有“好得儿”吃，糖啊，干果子啊，团子啊，常常儿吃到给肚子吃坏了才歇。除了吃的以外，还有过年的时候儿各种的玩儿的事情：放花呀，放风筝啊，掷骰子啊，先是大人们玩儿，赶大了一点儿就我们自各儿也玩儿。顶舒服的事情自然是不用上学。从十二月二十三送灶到正月十五元宵，一共放二十多天的学。那时候儿我们又没礼拜，又没暑假，除了五月五端阳，八月半中秋，有时候